

春秋繁露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統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夫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

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蓋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闊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諸何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舊不發將以廣之天下統子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

春秋繁露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誠國上第七

誠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義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閏文第三十九

閏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一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人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燧煥孰多第五十二

蓋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禘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

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

刪書目謂繁露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

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

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

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

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

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

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

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

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

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

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

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說脫

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

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

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

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

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

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溘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

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遇哉臣等

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

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 仲 舒 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是不肯貶也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棄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惡

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異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安作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心望得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致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懼懼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竊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竊恐然輕詐妄討詐作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達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以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

而治簡行枉而無效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旁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案他本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矣作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率由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案此下他本博遠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觀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案此下他本別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逸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異與義兼則世逾一作一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

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案他本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讒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忠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麋首之業者於是自斷其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業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案他本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製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湯不致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蓋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竟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樂之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備補本作補本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益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嘉之樂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壘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樂同樂之三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樂地本殊名則各顧其民始

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已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本注二字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本注者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非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非此下原本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議其前而願議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廢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

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非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本於質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季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聖人道滅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異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本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案本澆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臚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舍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祿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聘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本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案本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贈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其長詩選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蘇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闊大博則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本齊他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趨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達人道之極者也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案牘字原本本例誤作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實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

故案他本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賈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備案他本接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案他本而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付度之此言物莫無漸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惡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益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案他本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謀者遇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案此下他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樂也子不嘗樂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

皆樂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夢之問者曰夫謂

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雜知案他本非衆案他本之所能

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案他

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

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

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案他本

弗能討者案他本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

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

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

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

盾案他本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

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灌思而自省悟以反

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

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符之民何足數哉弗

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

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

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

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

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繁露卷二

漢 董 仲 舒 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郊之戰備
 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
 狄楚變柔他本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
 之舍卿有可貨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
 解如柔他本而加二字通用古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
 救民之意也是以賊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每
 蹇叔而大敗鄭文輕泉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是故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書所重也問
 者曰共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
 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
 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
 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
 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柔他本
 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
 其爲善幾何攻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

任力驅民而殊柔他本賊之所好柔他本者說而勿
 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
 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
 一作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斷斷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備
 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柔他本春秋爲無義戰而
 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祲有數莖猶謂之
 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
 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
 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柔他本爲不
 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柔他本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
 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備戰柔他本也善其偏不善其
 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矣說善
 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備戰也柔他本猶其於諸夏
 也引柔他本列字解本作爾今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
 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
 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
 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

於指非精心遠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案鄭本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
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
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
秋大之案大之大矣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饑

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
美今子反田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
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

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案他
取在大夫也漢古梁之盟信案他本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

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案君子名美故忠
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
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

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
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

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
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此他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也子反
之行一曲之變術案國有修之義也夫曰驚而懼失其

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
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非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
反往視宋閔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

以心駭自動而逸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
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寃矣恤其文
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
然見人相食驚人相讓救之忘其讓案他本君子之道
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

之大義則案若則他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
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况微渺

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案故厚得
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王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弱吞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慈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邱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却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供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宰音獲齊頃公音遂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僞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困得案德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遂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案所他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見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迷道者君子之所甚

案本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地子願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蓋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案人他理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蓋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案本字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案他本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

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後也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謂謂非望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復為虜也管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頭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矣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使之是伐夷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夷無義叛盟無信無義故大惡之間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經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

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夷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乘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增入喪人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使案他本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拳吾本其端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字無子恩又不執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一字見其窮案他本本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身不放義與事不窮案他本時其在辱字上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

春秋繁露卷三

漢 董 仲 舒 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兼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目一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血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宜弗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滿荒也遂爲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害尙難人主

之反道以除害甚易詩云德輔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塞其源也夫虛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購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讒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主人寔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寔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婦字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禮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異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寔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宋此下他本視不受二字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是故星墜謂之隕彗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

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

寔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兩省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

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

類鈞案他本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

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

乎案他本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

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

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

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

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案他本也若直案他本一書

其錄則宣經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案他本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喪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裁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案他本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

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城不在可以然之城

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者案他本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

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城也至於鄭取乎莒以之案

之二字案他本以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鄭此不在案他本可以

然之城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城者謂之大德大德

無踰附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城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請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

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

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

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

之亦重宗廟苟息死之賈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賈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之案他本無此字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非有此事也案他本無此字而所欲持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本義也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案他本無此字也君之立不案立不二字原本義作不立今據他本改正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為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案公他本無此字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案詭他本無此字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案代他本無此字諱避致王也說管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爰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說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說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

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聽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緡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齊孫辰以鄰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案他本無此字汝以鄰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案九世他本無此字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案他本無此字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共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

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

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

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

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也

本星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紉而柔他本替之為其

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

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為嚴社而

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

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柔他本義矣柔他本

夫作乎一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也又曰柔他本無日字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

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

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

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

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柔他本危除

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柔他本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

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慶婦人之婦子邳道生柔他本

子遂受柔他本命使京師道柔他本非之以為是時魯公安寧無危而植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

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植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

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柔他本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柔他本

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

之君畢至邾國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

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會是也故曰親近

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

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此使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莒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

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難柔他本

氏日參所引異作能不復安鄭柔他本而必欲迫

追

原本漢作必今之以兵功未戾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犇濤塗不宜執案執他本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閻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偏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案他本非也聞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本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

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

詩無遠詁案詁他本易無遠占案占字原本指吉當是義改正案秋無遠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人字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

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不其所為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

位案位他本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噍噍為大

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案他本難知案他本弗能察察案他本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

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案他本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意

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慮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傷公

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

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案他本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

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惜惜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薨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務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務素任孔父尚案有他本將與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惜惜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

春秋繁露卷四

漢 董仲舒 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憂天賊氣案他本無氣字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疆弱之難無案他本無難字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瘠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壽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案他本無蟲字不觸案他本無觸字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禘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案所有二字他本誤作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禮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虜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
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
奪民財食高雉文刻鏤之觀盡案盜他本金玉骨象之
工盛羽族之飾窮一作殺一白黑之姿深刑妄殺以凌下
蕩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皆一之志靈案他本虎兇文采
不獲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
斯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殺梅伯以爲醜刑鬼侯
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
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
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辜社災周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
侯背叛莫修實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
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鎗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
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僭不能禁止
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益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兩雪
實石于宋五六鶴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

于東方學于一作一大辰鶴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
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讓天王以
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
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案他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
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
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購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賈
戎案賈或地名本公羊傳他本里從左傳作棗成下同天王不養案他本出居
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
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
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僭僭
侯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于賈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邱以歸諸侯本怨
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
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案他本復
字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檀封邢
衛祀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
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

綱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專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案他本脫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案通字原本他本俱同義文義以來遠故案他本無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案他本無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案他本無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薦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案他本無誅惡而不得道邾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案之字他本無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伯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祀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以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弑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案他本無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案他本無侯率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簡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愴倦之心春秋嘉氣義壽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為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聞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殺痛疆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忌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孫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案他本無

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刺桐丹極作姓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廢讓驕盜不恤下也故滅孫辰
 諸穰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糶失君之職也蘇犯始者省刑絕惡疾疾本始
 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性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齊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
 距人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蠶則不出君子爲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愛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教文以實也教文以實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離乎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疆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夷本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

春秋繁露 卷四

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琴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交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陳欲殺之幸爲趙穿穿本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從驪姬起也驪姬所下服一作從非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作備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蔡本至死問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宋兩也他本與大夫萬博萬博萬二字脫魯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兩閔公如其言曰此虜也爾尉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脛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正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虜

三三

俱而矜案矜他本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
 不迎君案此通本也梁內役案此通本一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其民曰先亡
 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
 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
 殺戮如屠案此通本仇讎其民魚爛而止案此通本亡字國
 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
 財不顧其難快耳說自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
 還以自滅宗廟殺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
 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
 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谿有物女
 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踐其國而役三年不
 罷楚國大怨案此通本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
 怨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能津
 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
 好宮室一年三起憲夫人內淫兩弟兄弟子父相殺國
 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齊妾可不慎邪

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
 用卒皆取亡曹孺諫案此通本其君案此通本曰戎眾以
 無義君無自適案此通本一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
 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
 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奚諫曰千里而襲
 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轂中匹馬隻
 輪無反者晉假道案此通本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
 曰晉亡虞寒虞餽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
 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啻社知
 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
 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
 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
 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
 獻案此通本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
 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
 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
 無罪知行暴之報案此通本觀乎陳佗宋閔知如案此通本

作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
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
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
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學知臣
寃作觀一君之意觀乎世卿知殺權之敗故明王視於
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戴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
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異他本
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效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
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案他本
位者也故君子慎之無其字

春秋繁露卷四

春秋繁露卷五

漢 董仲舒 撰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案他本故能使萬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
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
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案同也軍遭難莫之救所
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
可遭大風疾雨立鏢消耗衛侯朔因事齊襄而天下患
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
蹙極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救案他本小國
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闥廬
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托其國於
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
之及兇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于
滅亡而案他本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以下八字隱代

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造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探之也邾穀失地而朝魯桓鄆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辱遂遂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在戎人乃寢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事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案他本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年三築塞亂臣比案此也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案他本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耶宋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徵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案他本其

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虜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于同姓衛案有也本侯燹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魯絕案他本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臆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陪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邱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案他本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滿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魯昭公以事楚案他本之故晉人不入楚國疆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疆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案他本以滅邠其明年如案他本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邱謀誅

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案昭公大夫見執吳大敗楚

之黨六國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

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

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

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

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

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於楚楚子

卷轡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陸盛疆大中國

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

者皆起想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

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案他本作四十五年誤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之兵分守大國襲小案他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

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處封

劫案他本無劫字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行據陳儀

而為譏林父據戚而以案作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

緩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案他本無於字文宣之際中

國之君五年之中案之中他本無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

一大夫立於莒案莒作魯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

此將濕之有拔也案他本無之有字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責除天下之患責除天下之患

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

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案他本無之字患何謂哉天下者

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

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

盟案他本無盟字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

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綱惡

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

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

摠托意以矯失案他本無失字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

不去以絕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

心一作其國而容天下名倫案他本無倫字等物不失其理公

自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

備故曰大矣哉其號案他本無號字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

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
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
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
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謙謙謙也之所在則見復
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是以必明其統
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
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
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形也也知
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
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歷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
雖約說謂也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
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
四海而頌聲榮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榮也性乃可與論為政不
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慄心猶不能親放天下
下作不有非榮非也異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
適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
也雖然大畧之榮也本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榮也
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
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
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
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
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異異之所加天榮也之端
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
者則得榮則得惟本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
之本正矣彊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
疑異同類榮則得惟本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
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
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遠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
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
天所欲為行矣統此榮也本行矣下有切刺而舉之仁
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行益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
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故一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
 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雖有終始也而生
 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
 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案本無前字故人雖生天氣及奉
 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其遠其所為也故春
 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
 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乃案本及乃本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
 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
 類者非聖人所欲案本無欲字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
 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
 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矣以
 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
 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
 無愼耶夫案本夫字下他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業營勞
 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目錄也哉人始生有

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案此下他本復存其間者其政
 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
 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
 矣擬以為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
 差賁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
 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案本博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五

春秋繁露卷六

漢 董 仲 舒 撰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案於此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案禮本之所為與也劍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赤
 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
 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別蓋
 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案禮本其服反
 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無之字所以超然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
 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
 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保全也于春秋
 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敦容邪虞有宮之
 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疆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
 故武王克殷釋冕而措笏虎賁之士說解安在勇猛必
 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
 亦已至哉案禮本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一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
 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
 小之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
 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
 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無案無他之深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案原本無以
 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饑旱隕有或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
 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
 微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原無一作亦一
 也案他本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案他本重始是
 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于前然後圖安危禍亂于後者
 非春秋之所甚貴案他本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
 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
 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
 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
然後託乎春秋正不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
子而加愛于天下之憂也務除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始起至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備在第十八篇今據他本校正天下所患
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
應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案攷他命象之為極理
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案此下百官同室異路一
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案此一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案
本萬字下民之所欲一作一一作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
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案見他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案此一無因
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
切明案他本故子貢問于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
案則他本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
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

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案此下本也一作子重任也故或旁

寡失國拚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
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
輝百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始起至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備在第十八篇今據他本校正
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怒案怒他本故子先言春秋詳已
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
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
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
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
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怒人不可遇案此下敵國不可狎
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
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
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
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
夏言春秋重人譏諷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
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
刻桷言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
皆不內怨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救小過而傳

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無時字一世
 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案本脫道之體故緣
 子曰昔明人情七字誤行下文故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辭也孔子
 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
 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案以上係則桓文行之而遂其
 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
 赦小過是亦始於蠱纒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
 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
 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
 人主看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
 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
 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
 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
案之官他本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積者

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
 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舉其形
 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柔案與本剛柔肥臞美
 惡累無累字一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
 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
 王道威而不失為案身字下即本誤掛世聖王之傳云
簡今已校正歸在前篇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
功及于孫先輝百下所一作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
 其形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端也失之毫釐馴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
 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美神寂寞無為休形
 無見影辨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
 求眾入得其心彌誤作屬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
 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健惡
 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案據位治人用何
作也為名案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察外

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爲開闢君人者國之本也夫
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崇本二字則君化若神
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
從是所謂聖國而棄之者也愚孰其焉何謂本曰天地
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
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
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
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靡
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
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矣之危而自危
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矣本義作
莫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崇共他本事祖禰舉顯
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乘耒躬耕採桑親蠶墾
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靡庠序修
孝悌敬讓明以崇明以二字明教化威以禮樂所以奉人
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邪如父母不待
慮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

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殺而自安是謂自然
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
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始畫固於
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証
也不可先倡威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
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遊其下故能爲之上也
聖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
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
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
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
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
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
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
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
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
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
而視也不可待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

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案出出二字也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本作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

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一作異一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案聲禮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駭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案好字下他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之者制不得案得他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案過他則作威本作威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案使民使二字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完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

其濁於曲之中必見本見能其直於直之中必見本見能

知其曲於聲無細未嘗無二字也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

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

是為衆則作則一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

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

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

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

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

故為君虛心靜處聽聽其響明視其形本形也以行賞

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

辱彰正則生正者進彰枉則生枉者羈本羈也名考

實以察其實實不空施本空也行罰不虛出是以羈臣分

職而治各教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

中此自然致力之術本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

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六

春秋繁露 卷七

春秋繁露卷七

漢 董仲舒 撰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

衆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

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

為端靈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

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

下除害也若川瀆之滂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

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起於興利除害一

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

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總勝計事除廢一作費一有益

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孽本煩也名實實不得虛言

有功者實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

功雖有賢名不子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

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賢不在於文故是非

不能混一作非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一作弄萬物各得其真一作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親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定實先內弟案弟古第字之其先比二三分為上中下以案以字本誤考進退然後外舉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舉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一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盆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黜陟之次次每計各逐案逐他本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大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細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一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為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三第六六得等為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為四計也黜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實治身者以積精為實治

國者以積實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實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案此下使半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趨也謙尊自卑者仁實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實能致精則合明而壽仁案此字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執謂謂案下謂字他本誤文移在文王也下王也易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案他本集者字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寔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黜三之前日五帝帝迭首一色風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

四面相復威作國就選官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補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官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一作名舜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爲九皇作官邑於豈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官邑於鄆制爵五等作樂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官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均樂以奉天殷湯之復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應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黑緇夏親周故朱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然則其畧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亦黑也本正路與質黑馬黑大節緩轡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阡昏禮逆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亦下也本亦行一期廢刑發德亦本不具存二王之後也親亦注字一期廢刑發德亦本不具存二王之後也親亦

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訖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與質白馬白大節緩轡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案牲也角兩冠於堂昏禮逆於堂喪事殯於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肝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農農鳴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轡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駢犧牲角栗冠於房昏禮逆於戶喪禮殯於西階之上祭牲駢牲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徵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知告天地及羣神案神也近遠祖廟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遠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纁緣紐大夫士以

冠參近夷以殺邊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祀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祀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統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其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案瑞通三統也是故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糊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俟是俟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

存五帝代案前代他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本代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伴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緇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絕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案絕本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慈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詳無所貶何以為一日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賈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機案多仁機也立嗣子子尊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弟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腓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具其屋高峻侈員惟祭

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職員壽與尊
 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儻儻案儀本禮益員
 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傲多諱封禪於尚位主
 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案儀本禮故立
 廟與孫壽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
 別號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案他本脫合葬禮
 禮字先享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知宮
 明堂方其屋卑汚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
 大案大字儀本儀作天下首服卑退鸞與卓地周象載垂二鸞
 樂設鼓用織旒儻益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
 壇於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
 立廟于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號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案儀本禮別葬祭禮
 禮五字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
 郊宮明堂內員外禘案首安圖長日禘一作圖案
 祿而長也又無家有禘圖之其屋如倚靡員禘祭器禘
 爵凡非正方正圖通問之備案儀本禮
 玉無此字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禘鸞與
 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簫儻儻益備先用

王聲而後烹案儀本禮正刑多隱親傲多諱封壇於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廟于孫
 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號夫
 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相也婦從夫為昭穆制
 爵五等祿士三品制知宮明堂內外衡其屋習而案
 作其衡祭器衡同作秩案儀本禮玉厚六分白藻三絲
 衣長後在服首案儀本禮一暫而垂流鸞與卑備地周象載
 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儻儻益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
 公案儀本禮下儀衛一必字封壇於左位
 四法修案儀本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
 而復始焉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受聖人王法則性命
 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
 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
 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
 為妣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足斯疾行先案儀本禮
 作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
 湯王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
 契美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屬而

止矣未而土矣他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類本表一節類本表之率本表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類本表一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類本表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類本表以爲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八三四十二百二十人類本表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類本表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八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實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

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股每股有三節三四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一選有三三四十二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類本表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類本表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寔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寔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寔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攝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殺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
 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子子子不敢擅子
 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
 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天
 字一子字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堯舜他本
 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私傳天下而擅殺位也
 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為至至他作大賢大聖也以為全
 道先堯堯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
 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
 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為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
 下不知邪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為天子與
 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
 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冠足以賊害民
 者天奪之詩云股士庸敏祿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官天之無常子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
 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子也

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
 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
 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股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
 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
 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
 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
 為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諱之豈宜知
 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
 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
 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蠶祿而用財
 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
 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
 槨杖衾殯裝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
 雖有富家多費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案財也天子服有
 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雲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
 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案朝也本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

散民不致服雜采百工商賈不致服狐貉刑餘養民不致服絲元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八

漢 董 仲 舒 撰

度制第二十七 別名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案原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案原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通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積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案原珍案原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案原

春秋繁露卷七

春秋繁露 卷八

也。
也凡衣裳之生也為畫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不以燕庶人衣綬此其大略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土越本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宋土二品文少而實多他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耜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之大夫與天宋天天子下土同二本十四等祿兼字下他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本德小者受小爵土大夫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彙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

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
 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特色之象也選佐十上卿案他本誤
初十字在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案二十本庭之象
上字下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
 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
 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
 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案他本無
 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
案他本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口者何曰大國
無也字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
 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
 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
 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
 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百得二千
 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千得一萬四千口方千里為
 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案此能計法三分而除其一
算者多辨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閭葵園壘沼稼采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

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案他本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為
原五字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
 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
 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
 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
 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
 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
 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
 士王后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
 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傳三率三少士入仕宿
 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
 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
 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
 王后案后他本傳上下史案史守他五人三伯案伯半
作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
 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案他本各五人三
 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
 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

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八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
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
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
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
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
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
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傳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
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
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
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
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
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賈者爲州
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
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
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
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

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
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
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案卿也人各有師保
世子一下士案此下他本傳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
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案此下他本之數夫人御衛
者上下士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
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
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
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
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
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
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
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
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案母他本三伯三丞世
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案一御他本人各有師保世子
一上下傳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
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
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

各五人土各五人通作五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

臣三人此周制也春秋公伯子男為一等故附庸字者

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

者六十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為口師三而立一宗

婦二妾一世子宰丞案丞他本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

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

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

數世子傳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名善者地方半字

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

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三

千六百口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案他本宗婦下有一士字

仕衛世子臣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

亂矣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關於人

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

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案我他本義之法在正我不

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檢其愛案

作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

食彈大夫以擬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

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為獸昆蟲莫不愛不

愛矣足謂仁案不愛矣見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鄒得

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作衛一之則

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

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

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案至他本矣非堯

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

之所恤遠而案而他本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

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

此是以知明先而案而他本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

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

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
 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一作人之用矣如此者
 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宋而言梁亡蓋愛獨
 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
 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在上莫不欲正人奚謂
 義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
 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聞
 廬能正楚一作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
 不正也游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
 正也趨利而也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
 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一作非一諸人人
 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一作非本
 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
 宜以爲一言以此兼之義之一作非爲言我也故曰有
 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
 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
 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求仁大遠義大近
 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

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
 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
 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披社一作社以勸福一作福一外治
 推恩以廣施寬刑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一作冉治民
 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
 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
 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
 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
一作非一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
 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不察曰君子攻其惡
 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欺自攻其惡非義
 之全欺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
 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
 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恐是故以自治之
 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
 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
 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一作非本

於上而僻行之則詳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
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
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一作財一能則狂
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復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
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
其僻適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
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
足以斷辟其敏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
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一作其便其質愚
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
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
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憫一作情也恒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
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德之欲無險
詖之事無辟遠之行故其心舒一作舒一其志平其氣和
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

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
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
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
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事一作事不當其行
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
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
其事與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譎立
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
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
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一作中一其
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其大畧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
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
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
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一作本
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眚以譴告之一作下國
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

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柔附也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且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柔附也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

春秋繁露卷八

春秋繁露卷九

漢 董 仲 舒 撰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之柔他本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養以養其心心不得養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養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柔他本下矣柔他本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問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兩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柔他本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柔他本自有義者雖貧能在柔他本能字上自樂也而大無柔他本大字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柔他本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擿瓊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瓊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柔他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

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關也聖人寧明義以黑燻其所屬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行一有字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照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懲以必正之直殘賊本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作賊加刑無刑也在無字上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蠶大夫種大夫庸大夫學音澤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誤作此以二大夫

春秋繁露 卷九

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案他本越王之賢與蓋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禍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案他本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蓋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案他本聖賢何賢之有嘗猶玳瑁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親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

五一

歷年衆多永承無疆天出至明一作昭衆之一作衆類
 也其伏無不昭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
 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一作三年
 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食至尊也百
 禮之貴皆編於一作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
 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
 弗得立替世子達丑父是也王父父一作父所絕子
 孫不得屬魯莊公之屬不得念母荀輒之辭父命是也
 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
 也况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
 衆名尊其一作其是以聖人爲黃也泰伯至德之伴天
 地也上帝爲之廢適一作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
 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羣心貳
 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
 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
 是故一作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
 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難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
 爲禮至於伯宮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

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魯桓卽位十三
 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勳力而報之後其已
 以魯不得備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齊狄不得
 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
 禮避楚莊也一作楚莊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
 春秋不爲一作不爲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
 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
 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
 先親親魯十二公等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稱一作善
 俱夷狄也桓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
 五有餘獨先諸夏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
 伯卻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
 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骨肉也滅人者
 莫一作莫絕衛侯燹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
 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一作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簡者隕石于宋五六
 鶴退飛耳聞而一作耳聞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一作察

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署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美大字事也享鬼神者享者字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禱秋曰嘗冬曰絜獮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他散字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述此之謂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姓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遠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運周徧德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乘他本下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乘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本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

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羣羣者各反其真則羣羣者還路路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謂力相明已今世關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其生之自然之實謂之性性者實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枉如性物也衆聽於內弗使得訟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枉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
 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
 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與天道一也是故陰
 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
 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較其情以應天之所禁
 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禁字本天也
 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枉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
 性禁天所禁非天也性一本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
 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米本禾也善
 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
 於外非在天天本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
 至而止之內謂之天性天性止之外謂之
 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職也使
 性而已善則何故以職爲號以實者言實者言非
 扶將則案本天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臥幽而
 取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覺而不可謂見今
 萬民之案本天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臥幽而
 而未覺覺管如取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

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取而覺一髮之比也靜心徐
 察之其言可見矣性如案他本取之未覺天所爲也故
 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案他本
 取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案他本也是正名號
 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取情
 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惡其名
 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
 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辨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
 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民案他本之性如爾如卵卵待
 覆而爲雛爾待燥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善於天而立王以善之此
 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案他本性爲任者案他本也今
 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
 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何案他本任矣案
 作也其說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案他本
 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
 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

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案他本此下誤按末行言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案他本此下誤按末行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善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爾有絲而爾非絲也卵有難而卵非難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案他本下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矣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案他本此下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案他本此下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能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

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案他本下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適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案他本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案他本也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案他本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爾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爾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造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

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案他本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爾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爾待絲以箱本訓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也本訓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遍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案他本實案他本下案他本其義也與其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案他本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初而字無已天雖不言其欲廉足之意可見也古義他本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誤作土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屬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案他本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為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涇城董君曰學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致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案他本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闡得之矣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亦人之
 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
 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柔他本人之德行化天理
 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哀樂化天之寒暑人
 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者冬夏
 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
 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
 天之說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柔他本人出
 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柔他本人也
 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
 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
 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
 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

顯兩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
 所爲柔他本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
 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
 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
 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
 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
 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
 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柔他本人莫貴於宮五味
 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
 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
 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
 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
 人而避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
 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十

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樂以禮禮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樂本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樂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有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樂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

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養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樂猶五行賦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慈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固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肆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案他本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十如更始民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善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者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也案他本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合成於天道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合成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繁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不達未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案他本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陽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

春秋繁露 卷十一

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案他本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勝而當夏哀氣為太陰案他本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案他本當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案他本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案他本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澁其樂以養死澁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四

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條條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條條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責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入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案他本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夫案他本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夫作大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

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案他本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案他本廣大有而博惟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案他本以養長案他本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下案他本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燠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成同數亂世與惡成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至案他本本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下案他本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案他本居中央亦歲七案他本十二月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案他本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

是故推天地案地字之本之精選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

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實不肖在善惡

惡之屬畫為陰善之屬畫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反德

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案地字之本皆權成是

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

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

虛權用於未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

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于而

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

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

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未天之美仁而近惡戾之憂而遠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

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

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

使案地字之本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見天之近陽而遠

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

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

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為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

出則為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為案地字之本暑氣而有養

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憂習

俗案地字之本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

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

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善其處而出也當

善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處矣案地字之本人主當喜而怒

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

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

時乃發也人主學此而無失案地字之本使乃好惡喜怒

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

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

而至遠蹕而至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

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

氣案地字之本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

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類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差

淺未案地字之本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

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皆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其作者喪也春受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

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疎樂他本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疎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奉奉他本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勝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東南而寒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服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勝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

一出

春秋繁露卷十一

春秋繁露卷十一

漢 董仲舒 撰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案他本合也也冬至之後陰悅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澆濟也多勝少者倍案他本倍入入者損一案他本益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案益二以下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案以就以下之相報故其氣相依而以變化相輪也春秋之中案輪也以下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案生中以下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案積本固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案他本木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難不得

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勝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述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者謂之空虛者之實也故清柔案他本柔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哀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恐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

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逼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案他本服下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適左二字右下放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案他本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適陽南適出於寅陰南適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

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

陽陽日益而鴻故為煖柔地本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

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道右陰道左道

左柔地本由下道右柔地本由上上暑而下寒以

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

晝而陰陽俱北運陽北運而入於申陰北運而入於辰

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

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

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

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

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一

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

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

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

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懸於前而任歲事

陰之出常懸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

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

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

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

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

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

舉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

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

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

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

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

是是故古柔地本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

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

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

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

帝舜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煖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蕭

也不能有育非柔柔地本也不能有熱煖之精也

知心而不肖，薰與深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

勝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者，柔也，本陰與陽，柔也，本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深其本也。

本柔也，本陰與陽，柔也，本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深其本也。

者，守陰與陽，柔也，本陰與陽，柔也，本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深其本也。

柔也，本陰與陽，柔也，本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深其本也。

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

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渠下霜，出渠下霜而大，大，天

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

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柔之日少，少耳，功已畢

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

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柔也，本

者，置地而已，不遺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

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實化其位，而不知

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兼，風令雨施，兩施者，布

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

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祝民如子，民親耄如父母，

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

之內，閉塞八音，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周

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
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
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母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
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
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必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
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
之合，夫者妻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
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
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
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
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
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
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
有疎而遺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
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而不至絕多。

而不至盜陸陽二物終疑名壺出登其出遠近同度而
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
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
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
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
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
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
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
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
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概
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
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
寒不驟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
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勿作而
極也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還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
無使人心氣地本惡怨一而不使上謀衍作字故曰
君子以人治人謹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
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關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二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 董 仲 舒 撰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案此篇他本缺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冬寒以藏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涼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案此篇首節本闕三百九十六字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

生夏長百物以與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善物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數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燭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趨直立端尚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安_謂員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辰辰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整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

本以上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痹起則地氣上爲雲

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睨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賡庸案他木庸庸作盛若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彜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駭駭然也試調琴瑟而箏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

故以類相召也故以詛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雜至義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案他本神誤作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案他本下之然者矣物固有實

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奮
殺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
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特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匪賢士
絕滅公卿故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勤田事博戲鬪雞走
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
誅之齊桓是也行黜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
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
如叛則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想人內離骨肉
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曰昌魯上大夫季孫是
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惡惡譖想其羣臣劫惑其
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
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焚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
水也故曰水勝火案本脫下
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案本脫下為神主所
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順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

善以快主意陷主以邪導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
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
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
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案本
作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土失案本
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
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
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
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郵其
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
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諂受賂
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滿是也
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為案本以治國之要營滿
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滿對曰仁者
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滿對曰愛人
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未拜之太公曰寡人

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木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刑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對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尙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柔地木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

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濶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水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尙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脈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尙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案他本主意明見成敗欲謀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隲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案他本以事字在信字上故其君接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尙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荀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母是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節邪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響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路案他本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可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雜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風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
 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誦禁禁出輕棄去稽
 留除桎梏開閭通障塞思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
刺也本朱作諸草生思及麟蟲則魚大為鱣鮪不見羣龍下如
 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聘不反宮室好嬉樂飲酒
 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案
本說誤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疔疔法痛咎及於
 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流成如魚
作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流成如魚
及鱗及鱗案鱗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良賈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
 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思及
於人於人案也本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思及羽蟲則飛鳥大
 為黃鶴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
 忠臣至殺世子諫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
 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塗臚目不明咎及於火則
 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獸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
 不來巢鴉羣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熱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
 加親戚之恩思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思及保蟲則
 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婦佚
 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
 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
 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
 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案本杖字誤把
 鐵以誅賊殘禁暴塵安集故動輿輿必應義理出則
祠祠案也本祠兵入則振旅以開案本開作威習之因本因
其其案也本其於彼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垣審羣禁
 飾兵甲警百官諫不法思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思及於
 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
 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筋拳鼻仇塞咎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網焚林而獵咎及
 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數四時之祭禘祫昭
 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開門闔大搜索刑罰禁

當罪仿則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

福靈大為靈難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

不順逆天時則病流腫水漲委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

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福

靈响案他本有作句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

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案他本七誤作也十二日土用事其氣

濕案他本濕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

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

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積留除桎梏

開門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

迴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助孝悌施恩

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

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開門闔大

搜索刑罰罰執當罪飭梁關禁外陸案他本陸作徒無決池堤

春秋繁露卷十三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董仲舒撰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穀蟲蚤出案他本下有穀字雷蚤行 土干木胎天卵

輟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

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

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保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

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

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

出三年天當案他本當作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無秋字

木水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

人救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憂冬温

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黜不肖在位賢者

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

有德土有喪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
沃無度宮室榮榮他本榮救之者皆宮室去雖文學孝
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昂為同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
案他本棄我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起利多姦執救
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濕多
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固圍案姦
宄誅有罪夏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
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
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
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
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
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
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
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日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
王者案他本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

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
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
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睿睿者言無不睿恭
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案他本作謀客作聖何謂也恭
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
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
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
惡而恥之矣聰案他本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
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客作聖聖者設也王者
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案他本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
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欲飲不
以謙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不可案他本曲直也春行
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雲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養者主秋秋氣始
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
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

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霽行冬政則落秋失
政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
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辨明則道不遠塞而夏至
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肯分
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
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
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
木必死王者能剛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
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
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
冬行春政也本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
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禘第六十五

人之言禘去烟鷓羽去昧作昧一慈石取鐵頸作頸
金取火鷓耳絲於室而絃絕于堂禾實于野而粟決于
倉燕虎生于燕楸枳死于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本而

可作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已作以有
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
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異
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異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
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異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
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本然
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
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遠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
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
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
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而本然廢郊禮郊禮者人
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
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
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
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
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
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

某本脫文章下十八字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如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 董 仲 舒 撰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于郊四祭于宗廟宗廟因于四時之易某他本易誤作易郊因于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前一歲之事每更祀者以郊如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異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某他本爾字誤在天上子孫裔萬民未備他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

春秋繁露卷十四

賤孰貴于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未見本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是地字神者春秋議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天作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蓋未見本殖至于駢孕未見本男者四四產而得八未見本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于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賡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未見本非灼灼見其當而欲弗行也典禮之宮常嫌疑莫未見本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返於心而定

也堯禘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于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于刑罰疾于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戩戩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辨彼涇

毋舛徒懼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
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
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
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知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
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子而
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
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
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
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械櫜薪之標之濟濟辟王
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戢義髦士攸宜此
郊辭也其下曰泝彼涇舟烝徒馘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
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
時民何處矣一作漢乎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薦臻靡

神不舉靡斯受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乎既太甚茲陸
嶷豈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莫遑靡神不宗后稷不
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宜王自以爲不能乎
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案他本此三字
在初此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是家案他本此三字
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
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家案他本此三字天之所予也案他本此
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
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議君德不咸于郊也及案他本
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案他本叙逆于禮故必議之
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
不敢郊百神之祭不下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議
喪祭不識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祀案他
作曰皇皇上天案他本照臨下土集墟之靈降甘風雨
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
人心庶天無尤焉案他本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
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氏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采他本謂盜而巳無名姓采他本無字號氏于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采他本尊至德采他本魏乎不可以加矣其采他本卑至賤采他本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繁乎可得而觀也雖閭且采他本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于罪矣公子虞父罪亦不當繫于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不若于言者人絕之臣于大受命于君辭而出疆唯有

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廢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異天命異大人異聖人之言其采他本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采他本傷厲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采他本天子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

不事異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遠案他本遠聖人之言憂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異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致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于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爾栗宗廟之牛握鬋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蘇三月牲黃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身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案他本幼而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一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黃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

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仲舒風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命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如何用臣案他本日仲舒對曰魯如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案他本賜骸骨伏陋巷案他本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十六

漢董仲舒撰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屬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欲本欲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無爲字贄羔乃有其類本欲天子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鄉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柔他本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昏過而不瀆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燒柔他本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

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求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出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從巖崖摧摧柔他本舉幾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柔他本器用資柔他本曲直柔他本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與浮濊大者無不中柔他本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柔他本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柔他本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柔他本云柔他本持平者循微柔他本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委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是問或於火謀本大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威得謀本威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業他本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柏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酒具清酒脯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業他本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下有起進清酒脯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畝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隅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業他本社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脯脯祝業他本祀齋三日服業他本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

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業他本具一置之于里北門之外市中業他本亦置一狶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澗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祀業他本電無舉土功更大浚井舉釜業他本於壇白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柏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脯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畚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隅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業他本祝齋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狶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徒業他本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蠶無異土功聚巫市傍業他本為之結蓋業他本四通之壇

於中央植黃綺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饗案他本四
元酒具清酒脯命各為祝香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
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案他
作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
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案本句五
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闕外溝取蝦蟇池方五
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
為黃龍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
之南方壯案他本壯者西方治案他本治人北方少案他本少
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為
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楡九其神大昊帝
之桐案他本桐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脯衣白衣他如春
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齋者九人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案他本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儻龍六日
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無蘆水為四通之壇於邑
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楡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

六元酒具清酒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
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為小龍案此下疑
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
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
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龍成而
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
之大禮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案
本神誤山神淵積薪夜擊案本擊鼓譟而燔之為其
早案他本早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澗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
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齋夫三人
以上祝一人鄉齋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
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案以下他本三日各衣時衣
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
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
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
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之常意在

於利人人願止雨敬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
 雨之大禮女子欲其嫁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
 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繫社十周衣朱衣赤幘
 言罷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
 中尉陰雨太久而案以上為他本所刪別以第六王道篇
 也也犯者者謂為婦也大夫盟子說謂刺大夫之事
 取也取也者謂為主賢道春秋五十字據阿敬見
 於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
 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送婦女子
 不得至市市無諸謂一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於社
 祝之日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
 幸焉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
 意常案他本常在在於利民願止雨敬告鼓用牲于社皆
 意以辛亥之日嘗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
 邑社耆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餽而案他本餽
 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案他本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案他本
 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

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
 上機案他本機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尊實案他本尊一也夏之所受初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
 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案
 本司也夏約故曰酌貴所初祠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
 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
 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
 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
 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
 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
 聖人之所謹也案他本大禮也三不多而欲潔清不貪
 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
 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
 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
 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
 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見
 不見之見者六字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案他本孔子曰

君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侍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重神之馳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案他本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案他本初在上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也本誤勢不能成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和無他本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案他本北方之所起案他本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

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案他本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案他本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遠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案他本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墜壯不家室陰不極盛案他本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後爲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感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

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案他本平也其氣有於下案他本下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幸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彖和與不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襄藏案他本詳三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

則氣寒案他本此下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恣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憊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一作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轉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凍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案他本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勿爲道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向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

來謂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
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
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
適而傷柔他本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
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
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
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
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
相過疎春而曠夏謂不違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
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尙猶有
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
從意而由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
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柔他本
作淨神靜神以養柔他本氣氣多而治則養身柔他本
下同神靜神以養柔他本氣氣多而治則養身柔他本
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
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
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况外傷
乎念恤憂柔他本憂作憂柔他本恨者生之傷也柔他本和說勸

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稱
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
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
羣物皆死如柔他本即作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
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懸州華之間故
生宿夢中柔他本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
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吳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
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柔他本欲惡度
運動靜順性命喜怒哀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
乎其身謂之大柔他本無大字得天地泰大柔他本得天地泰
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
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
末之大卒而必離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離也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離其所生而壽天與其所以
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離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
其壽亦離於不久久與不久柔他本不久三字
生平之所行今如柔他本如作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 董 仲 舒 撰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本風冬誤避重深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作冬風

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脈

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

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脈於勝也生於木

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

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

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

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

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養以冬美而芥以夏成

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

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

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

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

所告人也故齊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

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

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

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

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榮地

本夫誤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濫欺出其質而人勿播

豈獨立案他本哉

春秋繁露卷十六

成告謹足以至齊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共和而冬夏代履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遠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模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舉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案他本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貫目而踐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

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洞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衆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衆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案他本體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蔽其形而見其光案他本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取案他本象象於天有他字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嚴殺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

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
 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
 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柔也本卑
 其位而上其氣擊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
 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
 也擊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柔也
 本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
 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
 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
 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忠寫
 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
 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聖
 非柔也本卑其也中有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秋冬夏
 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
 時而欲出柔也本卑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
 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柔也本卑此四者而人主終
 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
 人非宜其欲利數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
 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
 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
 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
 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
 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
 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
 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
 能當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入主者
 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之從主也如草
 木之應四時也喜怒哀樂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
 之合也寒暑者喜怒哀樂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
 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
 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
 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
 可以不宜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
 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

探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獲賤
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
之不失其時來也本下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
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
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
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
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
其時可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
此有應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
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
天行殺朽實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
乏以贖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
也除而殺極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
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
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禮陰陽然而方求
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

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
以效天地來也本地作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
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
無所鬱滯且怒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
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
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
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怒人
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
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漸
滲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
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
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漸滲之中而以治亂之
氣與之流通相殺偶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
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
可得治亂之氣來也本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
生於化而及殺化與運連來也本也春秋舉世事之道
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懼斯不
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

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人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王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舉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趨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賁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播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勝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原由作猶此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

以泉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彊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賤近者詳遠者畧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作道一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被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亂則

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疏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造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其本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其本盜其末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故梁他本故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梁他本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梁他本情也變謂之一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遂節欲順行則偷得以諫爭獨靜為宅以禮義為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聚強弗能入梁他本穢之中合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義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實字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渠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開葵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善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說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年所集梁他本句年字上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

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屢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莫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

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鑄書於玫瑰齋

